

# 试论李克用河东幕府的建立及其人员构成

● 张国清,许文娟

(安徽大学 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晚唐时期,出身于沙陀族的李克用凭借战功得以成为河东节度使。在其征战的过程中,河东幕府逐渐形成,并成为李克用的河东集团向外扩张的有力工具。河东幕府中的人员构成,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沙陀族中的同姓宗室;二是李克用收养的“义儿”;三是代北地区的“北边劲兵”。这些河东幕府的早期成员,后来成为推动后唐建立的骨干力量。

**关键词:**李克用;河东幕府;人员构成

**中图分类号:**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65(2011)03-0072-04

河东幕府建立的重要标志是李克用在中和三年(883年)被唐僖宗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但从河东幕府的人员构成来说,大部分幕僚都是李克用的亲属、部下。这些人在跟随李克用南征北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幕僚集团。在李克用成为河东节度使之前,这个幕僚集团就已经存在,且在多次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克用从跟随其父李国昌镇压庞勋起义开始,便展露了过人的军事才能,这也使他的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亲信。“武皇为云中防边督将,部下争诉以军食不充,边校程怀素、王行审、盖寓、李存璋、薛铁山、康君立等,即拥武皇入云州,众且万人”<sup>[1]</sup>,这足以看出李克用在军中的巨大威信。乾符五年(878年)，“黄巢渡江,其势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sup>[1]</sup>,这是李克用首次担任方镇节度使,而唐朝廷也是出于黄巢起义的形势才授命李克用的。沙陀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也免不了唐王朝统治者的猜忌,因而一直对沙陀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策略,长期以来沙陀军一直隶属于唐朝河东节度使。

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由于黄巢起义军相继攻占了东都洛阳、潼关、京师长安,朝廷不得不赦免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将他们从鞑靼召回以平定黄巢,命令李克用率领的沙陀军“讨贼以赎罪”<sup>[2]</sup>。在召回李氏父子的过程中,李克用的族父李友金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向当时河东监军、代北起军使陈景思建议到“兴大众,成大事,当威名素著,则可以伏人。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吾兄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

推。若驃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sup>[1]</sup>。这里李友金实际上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虽然“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sup>[2]</sup>,但是由于没有有效的指挥和协调,因而在平定黄巢起义问题上,没有大的进展;二是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由于久居代北,具备了极强的号召力,必将成为平定起义的主力军。李友金的进言打动了陈景思,随即陈景思向朝廷上书。朝廷重新任命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仍令以本军讨贼”<sup>[1]</sup>,加入到平定黄巢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去。中和三年(883年)李克用因光复京师之功,擢升为河东节度使,从而正式以河东为根据地,朝着实现霸业的目标迈进。可以说李友金虽不属于河东幕府,但是他为河东幕府的建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克用从云中防边督将、大同军节度使、雁门节度使再到河东节度使,一直有一批亲信幕僚相跟随,这些人后来成为河东幕府的骨干成员。沙陀族居于代北地区,因而在用人方面地域性表现的较为明显,幕府中的大多数骨干来自于代北,主要以同乡故旧为主。而作为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沙陀族内部逐渐形成了以稳固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用人体制,同族中有才干和谋略的人都自然地成为了李克用幕府的成员。现就史料中所记载的,将相关人物及其事迹搜罗如下:

## 一、同姓宗室

李克用节制河东以前,出自于宗室的亲信主要有李克让、李克修以及李克宁等人,这三个人都是李克用的族弟。李克让“咸通中,从讨庞勋,以功为振武都校”<sup>[1]</sup>,在其父振武节度使李国昌麾下效命。僖

收稿日期:2011-03-21

第一作者简介:张国清(1986-),男,安徽滁州人,安徽大学2008级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

宗乾符年间,入宿京师为金吾将军。乾符五年(878年),由于其兄李克用起兵云中,李克让深怕会累及己身,故“自夏阳掠船而济,归于雁门”<sup>[1]</sup>,重新回到李克用身边。后来因守潼关被黄巢所败,逃亡时被山僧杀害。李克让生年无考,但其先后在其父李国昌、其兄李克用帐下任职,也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李克修是李克用的从父弟,早年跟随伯父李国昌讨庞勋,以战功授朔州刺史。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时,李克修为“奉诚军使”,李克用率领沙陀军入关镇压黄巢起义时,李克修“为前锋,破黄揆于华阴,败尚让于梁田坡,蹙黄巢于光顺门,每战皆捷,勇慑诸军。贼平,授检校刑部尚书,为左营军使”<sup>[1]</sup>,成为李克用征战四方的幕中大将和得力助手。李克修“为人简俭”,是河东幕府中较为稳重的一位,常为李克用所倚重,后来被任命为昭义军节度使,镇守河东的南面门户潞州。

李克宁,据史料记载在李克用诸弟中,以李克宁“为人仁孝,居诸兄弟中最贤,事太祖小心不懈”<sup>[3]</sup>,在民风剽悍的沙陀族人中,李克宁确属另类。但另一方面,在当时群雄争立的特殊时代,李克用身边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仁孝之人。李克宁也一直尽心的辅佐李克用,“赫连铎之攻黄花城也,克宁从武皇登城血战三日,矢尽备竭,杀贼万计。燕军之攻蔚州,克宁勉力婴城拒敌,昼夜辍寝食者旬日”<sup>[4]</sup>,从这也不难看出,李克宁在多次危机时刻,始终和李克用并肩战斗,成为辅佐李克用的股肱之臣。

## 二、“义儿”

欧阳修在议论五代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sup>[3]</sup>,认为五代时期纲常伦理受到冲击,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的尊卑关系常常被人漠视,一切均以实际利益为出发点。“义儿”现象就是五代纲常混乱的重要表现。“义儿”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从历史大背景的角度来考察,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五代“义儿”频现的现象。一是,自唐末以来,魏晋时期的门阀氏族已经瓦解,宗族观念较以往有所淡化,士人的家庭伦理观念出现转变,这些都为“义儿”的出现提供了舆论支持;二是中唐以后沙陀族逐渐内迁,与汉族文化逐渐融合,但仍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的习气,收养“义儿”就是典型事例。而“义儿”现象在后唐又表现得尤为明显,“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鸷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养子多矣,其可纪者九人,其一是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进、存璋、存贤”<sup>[3]</sup>,李克用通过收养九个“义儿”,增强了自身的实力。这些实际意义上的“假子”在李克用帐下也各自成就着功业,逐渐成为河东幕府中武职幕僚的主干力量。

作为武职幕僚,在“义儿”这个群体中,他们本身的武功和智谋就成为幕主李克用最为看重的地方。从史料记载来看,“义儿”们在武功方面确实也多有建树。李嗣昭“少从征伐,精练军机”<sup>[1]</sup>,不仅对军事十分见长,而且“初嗜酒好乐,武皇微伸儆戒,乃终身不饮”<sup>[1]</sup>,对李克用也是言听计从,忠心耿耿。李嗣本“少事武皇,为帐中纪纲,渐立战功,得补军校”<sup>[1]</sup>,通过战功得到了李克用赏识,进而升为“义儿军使”。李嗣恩“年十五,能骑射,侍武皇于振武”<sup>[1]</sup>,在李克用为振武节度使时,就已经展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李存璋则是在李克用刚刚从云中起兵时,就积极为其幕主奔走谋划,“武皇初起云中,存璋与康君立、薛志勤等为奔走交”<sup>[1]</sup>,可以说有首倡之功。此外,李存进也跟随李克用“入关,还镇太原,署牙职”<sup>[1]</sup>,成为河东幕僚之一。李克用对“义儿”的使用也十分有讲究,他设置了“义儿军”。据史料记载,在这些“义儿”中,李嗣本、李存进、李存璋、李存贤等相继担任过“义儿军”的首领——“义儿军使”。李克用组建“义儿军”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培植亲信部队以应对复杂的局势;另一方面,也让这些将领有机会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壮大自己的势力。

“义儿”中也有让李克用失望的,李存信和李存孝就是其中的例子。李存信原本是“代北牧羊儿”<sup>[5]</sup>,起初是李国昌的亲信,后来隶属于李克用帐下。虽然参与了多次征战,但是战功并不显著,甚至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屡遭失败,引起了李克用的不满。更为糟糕的是,“时存孝骁勇冠绝,军中皆下之,惟存信与争功,由是相恶,有同水火”<sup>[1]</sup>,李存信与李存孝之间的互相争夺,引发了李克用幕府内不团结的气氛。最终导致了李存孝负气反叛被杀。李存孝被讨杀,对李克用的触动十分巨大,这样一位“古张辽、甘宁之比也”<sup>[1]</sup>的河东猛将,让李克用“不视事旬日,私憾诸将久之”<sup>[1]</sup>,显露出李克用对其幕府武将的爱惜之情。

## 三、“北边劲兵”

沙陀族自唐宪宗时期迁居代北以来,主要在振武、雁门、云中一带活动,也就是在今天的山西省北部这一区域活动。因此,大量的代北人进入到李克用的幕府中任职。由于人数众多,这些代北人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也成为李克用后来入主河东以及定鼎中原的主要力量。

代北地区在唐朝时期属于河东道的管辖范围。具体来说,虽然有唐一代代北地区行政区划时常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是其包括的主要区域没有大的变动。“代、云、朔、蔚、武、新、岚、宪为大梁分”<sup>[6]</sup>,到中唐以后,唐朝在北方这些边疆地区,特别是在奚、室韦、靺鞨、吐浑、回鹘等胡族杂居的代北地区相继设立了几个边镇,如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设置“振武节度押蕃落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而

州”<sup>[7]</sup>;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sup>[8]</sup>,从此大同军上升为节镇,李国昌则是大同军的第一任节度使;巧合的是李克用也是首任雁门节度使,“擢克用雁门节度、神策天宁军镇遏、忻代观察使”<sup>[6]</sup>,这是发生在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的事,旨在表彰李克用率师入关勤王的功绩。至此,代北地区已经设有振武、大同、雁门三个方镇,且其中的大同、雁门直接掌握在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手中。虽然这几个边镇没有像魏博、卢龙等大镇那样实力雄厚,但上升为地方节帅的李氏父子,正是通过以代北为根据地,招揽了大批“北边劲兵”式的代北武人为其效力,为后来入关以及称霸河东积蓄了相当雄厚的军事和人才优势。

李克用入主河东之前,许多代北武人进入到李克用的幕府当中,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中立传的有康君立、薛志勤(薛铁山)、史建瑭、李承嗣、史俨、盖寓、史敬谔、周德威、安金全、安元信、李嗣源、刘训、张敬询、刘彦琮等人。此外还有薛史中未予立传的程怀信、王行审、李汉韶、贺公雅、李筠、安金俊等人。如从地域的角度再进行仔细划分,这些人则可以分为:

1. 代州人。同出于代州雁门有李承嗣和史俨,他们二人的命运极为相似。早年都为李克用“入定三辅”的帐前先锋,参与了讨伐王行瑜的军事行动。由于二人战功卓著,被李克用视为左右手。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史俨“与李承嗣率骑渡河援克、郢”<sup>[1]</sup>,但这次救援由于李存信治军无方以及魏州“罗宏信背盟,掩击王师”<sup>[1]</sup>,导致了李承嗣和史俨两位河东名将不得不避难于淮南杨行密处。后来由于李承嗣和史俨协助了杨吴政权有效地抵御了来自后梁的军事威胁,因而两人都得到了杨吴政权的重用,李承嗣初随朱瑾投奔淮南时被“署为淮南行军副使”<sup>[9]</sup>,庄宗李存勖大破汴军于柏乡之后,杨吴“乃以承嗣为楚州节度使,以张犄角”<sup>[1]</sup>,李承嗣后来也终老于淮南。史俨也同样在淮南被委以重任,“淮人比善水军,不闲骑射,既得俨等,军声大振,寻挫汴军于清口”<sup>[1]</sup>,史俨给杨吴军队带来的是强悍的骑射本领,大大增强了杨吴政权的军事实力。面对自己一手培养的心腹干将却在他人帐下建功立业的事实,李克用也曾积极想召回李承嗣和史俨,“史俨、李承嗣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间道诣杨行密请之”<sup>[10]</sup>,但由于双方中间有汴军相隔,故始终未能成行。单从李承嗣与史俨二人在淮南的功绩上看,失去他们对于河东幕府来说,无疑是一大损失。

2. 蔚州人。从史籍记载来看,李克用早期幕府中来自蔚州的幕僚也占了相当一部分。其中比较杰出的有康君立、薛志勤、盖寓等人。康君立起先在云中拥立李克用为帅,后又“从击可举之师屡捷,及献

祖入达靼,君立保感义军,武皇授雁门节度,以君立为左都押牙,从入关,逐黄孽,收长安。武皇还镇太原,授检校工部尚书、先锋军使”<sup>[1]</sup>,一直在李克用幕府中任职,显示出了武人忠诚的一面。薛志勤原先是李国昌的亲信,后来与康君立等人拥立李克用,被委以“右牙都校”,李克用“授节雁门,志勤领代北军使,从入关,收京城,以功授检校工部尚书、河东右都押牙、先锋右军使”<sup>[1]</sup>,与康君立并列成为河东幕府的重要武职人员。盖寓在李克用节制雁门时,被授以都押牙、岚州刺史等职,成为李克用的腹心以及重要谋士。

3. 代北人。李克用幕府中代北人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李克用的养子,后来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李嗣源“以骑射事太祖,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太祖养以为子”<sup>[3]</sup>,在李克用幕府牙军中任横冲军使一职。安金全“世为边将,少骁果,便骑射。武皇时为骑将,屡从征讨”<sup>[1]</sup>,安元信“以将族子,便骑射,幼事武皇,从平巢、蔡”<sup>[1]</sup>,后为铁林军使。从李嗣源、安元信、安金全的身上不难看出,代北武人善于骑射且作战勇敢。李克用正是看到了代北武人的这一特性,于是把这些人安置在身边,让他们统领牙军,以巩固和提高自己亲军的战斗力。

除了代州、蔚州、代北等地,这一时期,北方其它地区的武人也大量地投入到李克用幕府中任职。如雁门人史建瑭随李克用入关,后为河东裨将;太原土著史敬谔“事武皇为帐中纲纪”<sup>[1]</sup>,也深得李克用的信任;朔州马邑人周德威“初事武皇为帐中骑督,骁勇,便骑射”<sup>[1]</sup>,由于周德威长期活动于云中一带,对边疆的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两代均非常倚重这位治边大将。李存勖灭刘守光后,就将幽州节度这一要职委以周德威,足可见其在李氏父子幕府中的极高地位;隰州刘训“出身行间,初事武皇为马军队长,渐至散将”<sup>[1]</sup>,通过战功一步步得到提升和重用;为李克用掌甲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胜州人张敬谔,虽然很少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但历次战役都参与了后勤工作,为李克用向外扩张提供了稳定的后方支援。此外,云中人刘彦琮“事武皇,累从征伐”<sup>[1]</sup>,成为河东幕府中的一员骁将。

以上是薛史中有专传记载的人物。除了这部分人外,我们还能发现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李克用幕府中的人物,均散见于有关唐末五代的史籍当中。例如,与康君立、李存璋等人密谋共推李克用于云中起事的程怀信、王行审。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克用遣贺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将击潞州”<sup>[6]</sup>,记载的这三人也隶属于李克用幕府。

李国昌、李克用父子通过团结同姓宗室,收养“义儿”,招揽代北武人等方式,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初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幕府机构。到李克用入主河东时,其幕府机构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为其

子李存勖“据河东与朱温争天下”<sup>[11]</sup>,创造了十分必要的条件。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割据河东占据一方上,更重要的是,经过李国昌、李克用、李存勖祖孙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为日后河东集团荡平河北,称霸中原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正如陶懋炳先生所说的,那样,河东李克用一直在“积蓄力量,保全自己,待机反攻”<sup>[12]</sup>,而招揽人才,发展河东幕府正体现了这一意图。

#### 参考文献:

- [1]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叶廷珪.海录碎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吴廷燮.唐方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1980.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袁枢.通鉴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1]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陶懋炳.五代史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林 斌)

## The discussion on Li Ke – yong's He – Dong Mu – Fu about establishment and the personnel constitute

ZHANG Guo – qing , XU Wen – juan

( Anhui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he late Tang time , the family background relies on the meritorious military service in Shatuo race's Li Keyong to be able to become the He – Dong military commissioner. Goes on an expedition in it , In the process , the He – Dong Mu – Fu forms gradually , the powerful tool which and becomes Li Keyong to use the He – Dong group which expands outward. In the He – Dong Mu – Fu 's personnel constitution , mainly has three origins: First , in Shatuo race's same surname imperial clan; Second , Li Keyong adopts " Adopted son " ; Third , generation of north area " north side vigor soldier " . These He – Dong Mu – Fu 's early member , afterward became impels the backbone force which Later Tang Dynasty establishes.

**Key words:** Li Keyong; He – Dong; Mu – Fu; Personnel constitution